



马克思时间理论视阈下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刘方平

Research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Time

LIU Fangping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4.1454>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马克思生产力思想的逻辑进程及现实启示

The Logical Process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of Marx's Thought on Productivity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1): 1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3.1741>

习近平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创新性贡献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 on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4): 1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4.0674>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颠覆性科技创新的伦理分析与风险防控

Ethical Analysis and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rup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4): 22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4.0810>

大数据技术体系与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

Big Data Technology System and Marx's Theory of Future Society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1): 1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0684>

论实现共同富裕的法律途径

The Legal Way to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2): 79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0231>

平台资本主义与劳动新异化

Platform Capitalism and New Alienation of Labor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1): 12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3.0277>



关注微信公众号, 获得更多资讯信息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4.1454

马克思时间理论视阈下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刘方平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 马克思将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生理休息时间和自由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具备生存实践本质, 生理休息时间蕴含增长蓄能内涵, 自由劳动时间富有发展空间意蕴。新质生产力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 增加生理休息时间, 创造更多自由劳动时间多维度赋能共同富裕。通过 Eviews 计量分析模型对中国及 21 个 OECD 国家自由劳动时间与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与人均富裕度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这两组变量呈现出正相关性, 即自由劳动时间越多,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就越高, 该国人均富裕度就越高, 国民整体表现为富裕状态。回归结果证明了马克思时间理论视阈下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问题的可行性与正确性, 这对新发展阶段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时间理论; 新质生产力; 共同富裕; 必要劳动时间; 自由劳动时间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25)01-0011-10

“一切皆流, 无物常住。”^[1] 时间是考察世界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重要参考, 时间长河托起人类生命之帆, 反映了主体人的生命图景, 是驱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内在力量, 而时间的节约规律则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将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生理休息时间和自由劳动时间三种。时间作为整体性规定, 是人类社会和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一般前提和客观永恒载体。时间为主体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可以说, 没有时间就没有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就没有社会生活的多彩与繁荣, 就没有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共同富裕是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富裕, 这些都离不开时间的加持。实现共同富裕有赖于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2023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 为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指明了发展方向。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 为时间的节约和自由劳动时间的创造与运用提供了前提, 是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必然要求, 是人的现代化的不可或缺因素。因此, 从时间角度审视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马克思时间理论多维审视

在马克思时间理论的话语体系中, 时间是个极富生产力属性的概念。马克思认为, 真正的节约是时间的节约, 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3]; 真正的富有是自由劳动时间的富有, 集中表现为所有人的发达生产力、先进生产力, 或称之为“新质生产力”。必要劳动时间、生理休息时间或自由劳动时间对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都具有推动作用, 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一) 必要劳动时间的生存实践本质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劳动是人的本质。这等同于实践是人的本质, 劳动本质上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 劳动与实践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 劳动就是实践, 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都可以称之为劳动。一方面, 人是劳动的产物, 劳动产生了人, 劳动

收稿日期: 2024-06-06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研究”(XSP24ZDI006); 湖南省普通高校思政课“金课”建设课程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作者简介: 刘方平(1990—), 男,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E-mail: myliufangping2024@cnu.edu.cn

是人的本质活动;另一方面,劳动将人与其他动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人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环境,创造出满足人自身生存的物质条件,劳动成为人类的本质。人不可能脱离劳动而存在,离开了劳动,人就不能生存,就丧失了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人就无法生存繁衍下去。有人的地方就有劳动,劳动与人不可能分割存在。劳动是人的本质,意味着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都充满着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活动,意味着要消耗一定的、必要的劳动时间来满足自身的生存实践需要。人通过客观物质世界的改造活动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必然要以一定的必要劳动时间为前提。马克思认为,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4]198}。尽管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物质基础的不断丰富,满足人类生存实践的必要劳动时间有所降低,但它仍然是人类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劳动实践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没有必要劳动时间就无法满足人的生存实践需要,也就没有人类文明。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要素作用于生产力之中,机器大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马克思认为,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5]100}。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资料的改革创新,甚至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都使人类文明朝着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劳动实践的目的不再是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6]196-197}。工人的劳动实践不再是直接参与生产第一线,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5]100},变成看和管的劳动。劳动强度大大降低了,必要劳动时间大幅缩短了,但仍然存在一定量的必要劳动时间,这既是维系社会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的本质需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经畅想了未来社会的生产实践,他认为普遍的劳动,加上资本驱使下的无休止的致富欲望驱使着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以至于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整个社会只需要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7]286},一定量的必要劳动时间依然存在,只是降低到了最低程度,这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都是如此。因此,必要劳动时间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实践本质,它存在逐渐降低的趋势,但不会消失。时间与实践不可分离:理论与实践的统一^{[8]53}。

(二)生理休息时间的增长蓄能内涵

除了必要劳动时间和自由劳动时间之外,还存在一部分的生理休息时间,主要是指除了劳动时间之外的自由时间的统称,包括休闲的时间、繁衍的时间、进行社会交往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9]306},用于劳动者维持、恢复体力、智力和再生产出其他个体劳动者的生命力。生理休息时间可以实现对劳动者体力和智力进行恢复和补偿,直接关系到人民精神生活富裕的程度。这里需要避免一种误区,认为可以将生理休息时间转化为自由劳动时间,进一步提升自由劳动时间的“量”,为人的更加自由全面发展赋能。事实上,发展性是自由劳动时间的根本属性,自由劳动时间也属于劳动时间,劳动本身并不是放松的状态,而是十分紧张的事情。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自由劳动时间绝非像傅立叶以一种天真烂漫式的理解那样,漫无目的、无所作为。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经进行了一次“新和谐公社”实验,一方面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增加自由劳动时间,提高劳动者报酬,实行财产公有。但却因为无法将劳动者的自由劳动时间转化为发达的生产力,导致生产停滞,公社入不敷出最终走向破产。对此,马克思总结道:“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7]616}

也就是说,自由劳动仍然属于劳动范畴,它不是娱乐和放松,而是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创造过程,它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同时就是身体锻炼^{[5]108}。相对于生理休息时间而言,自由劳动时间强度更大,技能学习和训练水平更高,在劳动的“质”和“量”两个层面有着更高的要求。劳动者的生物本能决定了他有寻求更多的生理休息时间的趋向。但不能因为生理休息时间不具备直接的发展属性,将其简单定义为低级娱乐时间,扣上“躺平文化”“娱乐至上”“快餐文化”“享乐主义”等帽子。实际上,马克思时间理论把劳动者的生理休息时间定义为增长赋能时间,是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再生产所需的必要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曾经引用美国经济学家波斯耳思威特的话,“只管干活不玩耍,头脑迟钝人变傻。”^{[10]304}劳动者休息、消遣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与发展,尤其是对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劳动者面临更为繁重的生产任务,个人的生理休息时间更加应该予以保障。2008年和2018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居民男性就业工作时间平均为7小时52分钟,女性为7小时24分钟,比2008年分别增加1小时26分钟和1小时20分钟^①。在中国劳动者劳动时间逐渐增加的趋势下,更加合理地保障劳动者生理休息时间,为高质量增长赋能显得尤为重要。

(三)自由劳动时间的发展空间意蕴

何为自由劳动时间?它与自由时间有什么关联?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一生中所有的时间都是劳动时间。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中提出的“自由时间”“自由闲暇时间”,实质上是自由劳动时间,不存在绝对孤立的、割裂的自由时间概念。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时间,劳动者得不到休闲放松娱乐,就会沦为生产的工具,对劳动丧失兴趣,也便不会再有劳动时间^{[11]152-155}。自由时间存在的意义是为劳动赋能,尽管自由时间并不能直接创造生产力,但它却成为孕育科学、艺术的母体,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发展性作用,它包括了人格教育的时间、精神发达的时间、履行社会职分的时间、社交的时间、生理活力与精神活力的自由表现的时间^{[12]176-177},本质上从属于劳动时间概念范畴。因此,在马克思时间理论视阈下,自由时间、自由闲暇时间可以和自由劳动时间等同使用。马克思认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3]532}。这里的“发展的空间”主要是指自由劳动时间。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在人类社会“五大阶段”的前三个阶段里,由于科学技术的匮乏、生产力的落后,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时间。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来,由资产阶级所引领和开创的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自由劳动时间开始增加。马克思对此总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4]405}。

但由资本所裹挟的现代化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一方面极力延长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用于人的发展与创造的自由劳动时间;另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更新劳动资料,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劳动时间,通过各种方式将自由劳动时间变成剩余劳动时间,为资本增值服务。自由劳动时间的发展空间意蕴只存在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广大的无产阶级无法享受到,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9]454}。在数字化生存方式普及的今天,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自由闲暇时间,劳动者在工作之余,浏览短视频和娱乐新闻,打卡美食、旅游景点,或者进行网购等消费行为,来实现身心愉悦与放松,客观上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创造了空间。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劳动时间具有丰富的发展空间意蕴,节约必要劳动时间就等于增加自由劳动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6]203}。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劳动实践,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由劳动时间的增加为个人在艺术、科学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腾出了时间,创造了条件。它既是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必备要素,也是衡量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尺度。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时间逻辑

马克思认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5]141-142}。任何生产力的跃升都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迎来人类文明的繁荣与发展。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第二次现代化是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16]29}。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新质态,新质生产力能够对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先进生产力、发达生产力,有多种表现形态。如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是站在“传统生产力”的对立面而提出的^{[17]130},生态生产力是当代生产力的新质态^{[18]14},知识生产力是不同于物质生产力的一种新质生产力^{[19]3},还有学者认为信息生产力也是一种新质生产力^{[20]153},等等。总之,在理论上,新质生产力确实能够对推进共同富裕蓄势赋能。从时间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主要体现在以下逻辑层面。

① 根据《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资料汇编》和《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统计数据计算得出。2008年数据: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tsj/2008sjly; 2018年数据:https://www.gov.cn/xinwen/2019-01/25/content_5361065.htm。

(一)新质生产力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赋能全体人民更快实现共同富裕

在任何社会中摆在第一位的,首先是物质生产^{[3]683}。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经济关系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8}。古典经济学家一般也将物质财货视为判断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富裕标准。如亚当·斯密认为,真正的财富是拥有的商品量,一个人是富裕还是贫穷,要看他享受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到何种程度^{[21]21}。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也是如此,他还认为劳动者如果享有丰厚的劳动报酬,这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相反,极度贫困是社会发展停滞的表现^{[21]36}。共同富裕,首先还是富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处于相对匮乏之中,应该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首要任务。综上所述,共同富裕中“富裕”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活的富裕,专指劳动者享有的生活资料的富裕富足状态。

实现共同富裕,首先是快速做大“蛋糕”,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而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直接赋能作用体现在它能够促进社会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创造出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所谓新质生产力,是指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具有三大特征:一是高科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开创与应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能够最大限度地缩短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二是高效能。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并不一定会降低社会物质财富水平,反而由于高科技的支撑,社会在更短的时间内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这主要得益于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能特征,在更短的时间内能够实现更多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三是高质量。新质生产力是“质”和“量”的统一。作为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自然能够在更短时间内创造更多社会物质财富。同时,由于高科技的特征,使得新质生产力更可持续、更加环保、更高赋能。新质生产力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22],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最大限度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更快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在更短时间内实现物质生活共同富裕。

(二)新质生产力节约劳动时间,增加生理休息时间,赋能全体人民更好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二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更好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实现物质生活共同富裕,还要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马克思认为,人是物质的动物,也是精神和社会的动物,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35}。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为,财富有两个方面,一是一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货,二是非物质财货,包括人的精力、才能和习惯以及各种经营关系也属于个人财富^{[23]37}。由资产阶级所开创和引领的工业革命,为人类社会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却忽视了人的精神生活富裕。结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都富裕了,而广大无产阶级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都成为资产阶级压榨剩余价值的奴隶、工具,成为精神上 and 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24]105}。人的本质被歪曲了,成为单向度的人、工具化的人、异化的人。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汲取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逐利性导致人的异化教训,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始终将人置于现代化和富裕的主体地位,有效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裕导致人的异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25]。

目前,学术界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概念内涵有多种解释,如有学者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指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容丰富和形式多样^{[26]56-57},还有学者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为人民创造更多的精神文化作品^{[27]14-16}。无论是精神生活的内容富裕、形式多样还是享有更多的精神文化作品,都依赖于生理休息时间的增加。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劳动者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即便有再多的精神文化产品可供享有,也缺乏必需的生理休息时间,他的精神生活的状态将不容乐观。新质生产力在节约劳动时间,增加生理休息时间方面发挥着根本性、长期性作用。尽管新质生产力不一定能够直接生产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精神文化食粮,但它却可以在促进社会物质财富丰富的同时,依靠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立,最大限度地节约劳动时间,在客观上增加劳动者的生理休息时间,为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腾出时间。如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对大数据进行整合分析,生产出更加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

品;生产者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建设电商网店、直播带货等多种线上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快捷便利的交易保障;以政府为代表的治理主体利用数字化信息平台实行“互联网+政务服务”,使市民办事“一趟不用跑”逐渐成为常态,等等。以上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运用都大大节约了劳动时间,为劳动者生理休息时间的延长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都将更好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新质生产力创造更多自由劳动时间,促进人的更加自由全面发展,赋能全体人民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3]787},集中表现为人的更加自由全面发展。所有人的更加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其为个人将发达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物质财富创造前提,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带来涌流的财富。人的更加自由全面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5]104}。这是共同富裕的更高层次,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更高阶段。人的更加自由全面的发展不是来自上天的恩赐,而是得益于自由劳动时间的发展属性。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真正决定人类生存方式的,不是劳动时间,而是自由时间^{[28]99}。马克思认为,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天地)^{[5]103}。

自由劳动时间的获取与增加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任何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从繁琐的、重复性的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新质生产力在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创造更多自由劳动时间方面发挥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能优势意味着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创造更多社会物质财富,降低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劳动者自由劳动时间。例如,在生产水平不发达的社会中,劳动者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方能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再生产的需要。随着科学技术水平提升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生理休息时间得到保障,人们可以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由全面发展之中。反过来,人的更加自由全面发展带来了科学的繁荣、文艺的春天,这更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高技术运用不仅帮助生产者极大节约资金回笼时间,而且缩短了人们认识世界、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时间周期,为劳动者自由劳动时间的相对延长提供了可能。例如,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过去,一项技术的普及可能需要五年甚至十年时间,现在只需要一年就可以被人们所掌握,劳动者的自由劳动时间相对延长。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时间检验

从时间的理论逻辑来看,新质生产力的确能够对共同富裕蓄势赋能。从现实经验的角度来看,任何科技的重大突破带来的生产力质的飞跃,都能够带来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新质生产力也将遵循这一客观规律。接下来,从实践的角度对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进行时间检验,审视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如此,在理论、经验和实践三个维度建立起基本的分析架构,使马克思时间理论视阈下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问题论证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和权威性。

(一)基本假设

如何从时间的角度审视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正确性,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要理清时间、新质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三者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时间理论中,必要劳动时间、生理休息时间对新质生产力产生间接作用,而自由劳动时间则直接产生所有人拥有的发达生产力、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22],在理论逻辑上自由劳动时间可以和新质生产力划等号。为取得更加直观的研究结果,实证检验部分以自由劳动时间为分析样本之一。首先验证自由劳动时间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性,其次验证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的相关性。这个逻辑还可以解释为,自由劳动时间产生了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能够赋能共同富裕。这就从时间的角度解释了新质生产力为何能够赋能共同富裕。

假设一：自由劳动时间产生新质生产力。该假设的立论依据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个重大判断，即“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3]787}。自由劳动时间具有发展性的特质，劳动者能够利用这一特质，充分发挥自身才能，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知识，进行技术发明与创造，实现颠覆性技术发明与创新，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创造基本前提。自由劳动时间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程度，自由劳动时间越多，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愈充分，生产力就愈发达，新质生产力更加彰显。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否富有的标准不再是看他拥有的生活资料的富裕程度，而主要是看他拥有的自由劳动时间的多少。自由劳动时间越多，就越富裕；自由劳动时间越少，就越贫穷。换句话说，自由劳动时间可以直接赋能共同富裕，只不过它是通过将自由劳动时间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后才赋能共同富裕，中间还存在一个将自由劳动时间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劳动时间的“质”和“量”都很重要，自由劳动时间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必要条件。

假设二：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蓄势赋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使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社会生产力将再次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再次大飞跃^{[29]491-492}。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最鲜明的底色，科技创新能力是衡量世界各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还存在一个周期问题，但只要时间充分，满足新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需要，新质生产力就能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能力、致富能力。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紧锣密鼓进行科技领域制高点的争夺，以期在未来的新质生产力竞争中赢得先机。例如，ChatGPT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格局和方向，为传统工业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战略机遇，引发了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Krettek^{[30]252-254}认为，ChatGPT具有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它的出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国内学者认为，ChatGPT的出现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人们替代简单而“重复性的任务”，从而减少时间和金钱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31]10}。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的结合将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重塑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类的生活方式。如果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走向成熟，那它必然将对节约劳动时间，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带来革命性进步。

综上，假设一、假设二可以归结为：自由劳动时间孕育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带来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全面进步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一个国家的自由劳动时间越多，该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就越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就越富裕；反之，一个国家的自由劳动时间越少，该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人民群众的生活就越贫困。

(二) 实证检验

下面，本研究以中国和21个OECD成员国为例，分别对假设一、假设二进行实证分析检验。首先对自由劳动时间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其次进行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通过这两方面实证检验来判断从时间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逻辑是否成立。

1. 中国与21个OECD成员国自由劳动时间与新质生产力的回归分析。为了验证自由劳动时间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性，本研究以2020年为时间节点，选取中国与21个OECD成员国作为样本，共计22个分析样本数据。样本选取主要有以下考量：一是OECD成员国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整体而言OECD国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高，在全球具有广泛代表性；二是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更具代表性。根据自由劳动时间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自由劳动时间越多的国家，其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就越高，两者之间应呈现出正相关。因各国自由劳动时间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无统一的标准定义，为研究方便，以OECD发布的各国个人自由可支配的“闲暇时间”(Leisure Time^①)来代替自由劳动时间；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① 根据OECD数据库统计说明(<https://stats.oecd.org>)，Leisure Time主要是指花在社交上的时间；参加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的时间；在爱好、游戏和其他消遣活动中的时间；参加体育和户外活动的的时间；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其他休闲活动的时间。

Organization, WIPO) 发布的“全球科技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 来反映全球各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样本数据如表 1 所示。

通过对表 1 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 2020 年中国与 21 个 OECD 国家的 Leisure Time 与 GII 排名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Leisure Time 越多的国家一般在 GII 排名中越靠前。本研究通过 Eviews 计量分析软件, 利用回归分析来验证 Leisure Time 与 GII 之间的相关性。在建立回归方程之前, 首先通过 Eviews 软件将 22 个样本数据输入同一分析组中, 通过散点图功能考察这组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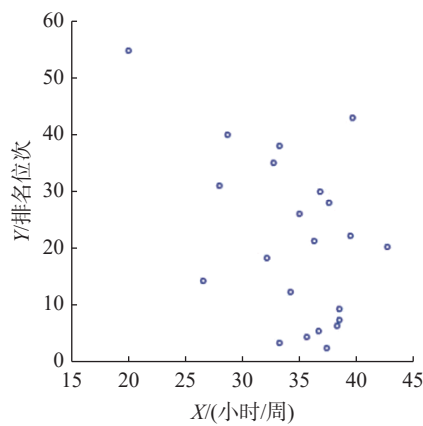


图 1 Leisure Time 与 GII 散点图

在图 1 中, 横轴 X 代表 22 个样本国家 Leisure Time 的时间多少情况, 纵轴 Y 代表 22 个样本国家科技创新指数。通过散点图发现各国 Leisure Time 与 GII 排名指数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明显。下面进行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首先,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建立一元回归方程。

$$GII = 66.988\ 03 - 1.316\ 134\ Leisure\ Time + \varepsilon \quad (1)$$

在该回归方程中, 因变量 GII 表示科技创新指数, 即新质生产力发展状况, 自变量 Leisure Time 表示该国劳动者的自由可支配的闲暇时间, 即自由劳动时间, ε 是模型残差。该回归方程的含义是, 当该国劳动者的自由可支配的闲暇时间每增加 1 个小时, 该国的科技创新指数排名约上升 1.3 位; 反之, 当该国劳动者的自由可支配的闲暇时间每减少 1 个小时, 该国科技创新指数排名约下降 1.3 位。其次, 进行显著性检验(t 检验和 F 检验)。在参数显著性检验(t 检验)中, 如果每一个回归系数都通过了 t 检验, 则说明模型中的每一个自变量都是显著的。在本例中 t 统计量 P 值为 0.0322, 小于 0.05, 说明在 5% 的水平上拒绝 H_0 , 即回归参数十分显著。在方程显著性检验(F 检验)中, F 统计量的相伴概率 P 值为 0.032 172, 小于 0.05, 说明在 5% 的水平上拒绝 H_0 , 即方程总体回归显著。该组变量虽在散点图上的线性关系不明显, 但通过回归检验, 在 5% 的水平上该组变量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

2.中国与 21 个 OECD 成员国 GII 与人均 GDP(富裕度)的回归分析。以 2020 年为时间节点, 选取了中国与 21 个 OECD 成员国共计 22 个国家作为分析对象, 以中国和 21 个 OECD 国家的新质生产力与人均

表 1 中国与 21 个 OECD 国家 Leisure Time 与 GII 情况一览表^①

序号	国家	Leisure Time/ (小时/周)	GI I 排名情况
1	中国	26.6	14
2	比利时	39.6	22
3	丹麦	38.4	6
4	芬兰	38.6	7
5	法国	34.3	12
6	德国	38.6	9
7	希腊	39.8	43
8	匈牙利	32.8	35
9	爱尔兰	36.4	21
10	意大利	37.7	28
11	立陶宛	28.8	40
12	卢森堡	32.2	18
13	墨西哥	20	55
14	荷兰	36.8	5
15	新西兰	35.1	26
16	挪威	42.9	20
17	波兰	33.3	38
18	葡萄牙	28.1	31
19	西班牙	36.9	30
20	瑞典	37.5	2
21	英国	35.7	4
22	美国	33.3	3

表 2 Leisure Time 与 GII 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全球科技创新指数
自由劳动时间	-1.316 1**
C	66.988 0
样本量	22
R^2	0.209 6
F 检验	5.302 0**
t 统计量 P 值	0.032 2**
F 统计量 P 值	0.032 172**

注: **代表 5% 的显著性水平。

GDP(富裕度)这两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考察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赋能关系。根据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科技创新指数排名越靠前的国家,其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就越高,该国的人均GDP(富裕度)就越高;科技创新指数排名越靠后的国家,其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就越低,该国的人均GDP(富裕度)就越低。两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同上,为研究方便,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发布的“全球科技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来替代全球各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以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各国人均GDP来替代全球各国富裕度。样本数据如表3所示。

通过对表3两组数据进行宏观对比发现,2020年中国与21个OECD国家GII排名与人均GDP(富裕度)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一般情况下,各国GII排名越靠前的国家其人均GDP(富裕度)就越高,各国GII排名越靠后的国家其人均GDP(富裕度)就越低。通过Eviews计量分析软件,回归分析验证GII与人均GDP(富裕度)之间的相关性。首先通过Eviews软件将22个样本数据输入同一分析组中,通过散点图考察这组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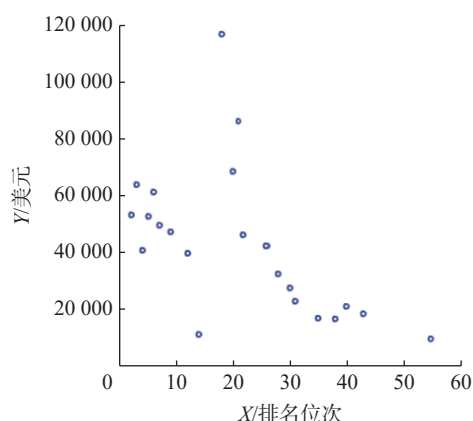


图2 GII与人均GDP(富裕度)散点图

在图2中,横轴X代表22个样本国家GII排名情况,纵轴Y代表22个样本国家人均GDP(富裕度)情况。通过散点图可以看出各国GII排名与人均GDP(富裕度)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随着该国GII排名的增加,该国人均GDP(富裕度)呈现出增长趋势(排名上升,数值下降),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下面进行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首先,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建立一元回归方程。

$$\text{Per Capital GDP} = 62\,751.57 - 952.814\,5 \text{ GII} + \varepsilon \quad (2)$$

在该回归方程中,因变量Per Capital GDP表示的是人均GDP(富裕度),即共同富裕情况,自变

表3 中国与21个OECD国家GII与人均GDP(富裕度)情况一览表^①

序号	国家	GII排名情况	人均GDP(富裕度)/美元
1	中国	14	10408.7
2	比利时	22	45609.0
3	丹麦	6	60836.6
4	芬兰	7	49169.7
5	法国	12	39179.7
6	德国	9	46749.5
7	希腊	43	17617.3
8	匈牙利	35	16125.6
9	爱尔兰	21	85973.1
10	意大利	28	31922.9
11	立陶宛	40	20381.9
12	卢森堡	18	116905.4
13	墨西哥	55	8894.9
14	荷兰	5	52162.6
15	新西兰	26	41760.6
16	挪威	20	68340.0
17	波兰	38	15816.8
18	葡萄牙	31	22242.4
19	西班牙	30	26984.3
20	瑞典	2	52837.9
21	英国	4	40217.0
22	美国	3	63528.6

表4 GII与人均GDP(富裕度)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人均财富度(GDP)
全球科技创新指数	-1.316 1***
C	62 751.57
样本量	22
R ²	0.290 697
F检验	8.196 693***
t统计量P值	0.009 600**
F统计量P值	0.009 615**

注:***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

^① 2020年各国科技创新指数排名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站(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gii_2020.pdf); 2020年各国人均GDP(富裕度)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量 GII 表示的是该国科技创新指数排名情况,即新质生产力发展状况, ε 代表的是模型残差。该回归方程的含义是,当该国的科技创新指数排名每上升1位(排位上升,数值下降),该国的人均GDP就要增长952.8145美元;反之,当该国科技创新指数排名每下降1位,该国人均GDP就要下降952.8145美元。其次,进行显著性检验(t 检验和 F 检验)。在参数显著性检验(t 检验)中,如果每一个回归系数都通过了 t 检验,则说明模型中的每一个自变量都是显著的。在本例中 t 统计量 P 值为0.0096,小于0.01,说明在1%的水平上拒绝 H_0 ,即回归参数十分显著。在方程显著性检验(F 检验)中, F 统计量的相伴概率 P 值为0.009615,小于0.01,说明在1%的水平上拒绝 H_0 ,即方程总体回归显著。检验说明该方程回归显著,回归方程式成立。

四、结论及结语

通过对上述两组数据的回归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自由劳动时间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呈现出正相关性,自由劳动时间越多,该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表现为该国科技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自由劳动时间越少,该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表现为该国科技创新指数排名下降。新质生产力与人均GDP(富裕度)之间同样呈现出正相关性,该国新质生产力水平越高,表现为该国科技创新指数排名越高,该国的人均GDP(富裕度)就越高,国民整体表现为富裕状态;该国新质生产力水平越低,表现为该国科技创新指数排名下降,该国人均GDP(富裕度)就越低,国民整体表现为贫困状态。上述两组数据的回归检验分析足以说明假设一、假设二在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都是成立的,即自由劳动时间孕育了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能够赋能共同富裕。这个时间逻辑反过来也是可行的,即物质生活较为富裕的国家,其科学技术水平就越发达,使得整个社会不需要投入太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能维持财富的再生产,使全体人民的富裕度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劳动者因此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解放,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并将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投入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之中,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综上所述,马克思时间理论视阈下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是成立的,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时间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以及对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指导价值。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蛇口工业区,竖立起一块醒目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从马克思时间理论的视角来看,这句话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看来金钱不能直接等同于财富,但却是财富的表现形式之一,时间就是财富,节约时间就等于为创造更多财富积累更多时间。时间的节约就是财富的节约与创造,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财富。在马克思时间理论中,每个部分的时间都对财富生产赋能。劳动时间是财富生产的直接要素,任何财富生产都要靠劳动者付出一定量的劳动来实现,表现为劳动时间的消耗。此外,生产效率也是另一个重要变量。生产效率决定了时间能否得到有效节约,决定了单位时间内创造财富的数量。其中内涵了生产效率得以提升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显著区别在于它尤其突出强调科技创新在生产力中的引领作用,向科技创新要财富,以科技进步带动生产力发展创造更多财富,才是财富生产的正确逻辑。这足以说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标语的伟大之处。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7.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8.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芭芭拉·亚当.时间与社会理论[M].金梦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3.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304.
- [11] 郭晓冉. “自由时间”、“劳动时间”辩证法下的精神生活富裕审思 [J]. 新疆社会科学, 2022(3): 152–160+180.
- [12]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 [M].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176–177.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532.
- [1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41–142.
- [16] 何传启. 现代化科学: 国家发达的科学原理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29.
- [17] 李政, 崔慧永.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新质生产力: 内涵、形成条件与有效路径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30(1): 129–144.
- [18] 王学荣. 从传统生产力到生态生产力: 扬弃与超越 [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15(1): 12–15+28.
- [19] 廖才茂. 试论知识生产力及其生成条件 [J]. 当代财经, 2000(9): 3–7.
- [20] 孟盈. 信息生产力特性再探 [J].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8(5): 153–156.
- [21] 亚当·斯密. 国富论 [M]. 胡长明, 译.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 [2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1).
- [23]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 [M]. 志英, 译.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7: 37.
- [2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05.
- [25]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J]. 共产党员, 2021(21): 5–7.
- [26] 杨勇兵.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 [J]. 党政研究, 2022(5): 53–59+125.
- [27] 项久雨, 马亚军. 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层次结构与实现进路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6): 11–16.
- [28] 赫伯特·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 [M]. 黄勇, 薛民,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99.
- [29]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491–492.
- [30] KRETTEK C. ChatGPT: Milestone text AI with game changing potential[J]. Unfallchirurgie (Heidelberg, Germany), 2023, 126(3): 252–254.
- [31] 郑世林, 姚守宇, 王春峰. ChatGPT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J]. 产业经济评论, 2023(3): 5–21.

Research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Time

LIU Fangping

(School of Marx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Marx divided time into three parts: necessary labour time, physiological rest time and free labour time, with necessary labour time having the essence of survival practice, physiological rest time having the connotation of growth and energy storage, and free labour time having the implication of development spac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empower the common wealth through shortening the necessary labour time, increasing the physiological rest time and creating more free labour time.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ree labour time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per capita affluence in China and 21 OECD countries through the Eviews econometric analysis model shows that these two sets of variable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i.e., the more free labour time there is, the highe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higher the per capita affluenc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als as a whole are in a state of affluence. The regression results prove the feasibility and correctness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ime theory, whic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China'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Keywords: Marx's theory of tim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mmon prosperity; necessary labour time; free labour time

[责任编辑: 刘博联]